

二十多年來南京話語音演變的調查

吳 波
復旦大學

提要 20 世紀 50 年代以來，漢語方言調查的熱點是對方言滯古成分的記錄，以期對漢語語音史的構建提供方言上的依據，因此往往會選擇老派音作為首選的調查對象。然而語言的變異同樣反映在新的異質成分的產生和出現上，把存古與創新結合起來，才符合漢語方言語音調查的根本目的——對音變規律的探索。在這一理論的指導下，本文以最新派南京話為調查對象，探求南京話新的音變特徵，歸納總結了二十多年來南京話語音演變的兩種類型。這次調查是對前賢研究工作的繼續，也是對最新派南京話這一研究空白的補充。

關鍵詞 最新派、南京話、語音特徵項、單字音、語流音、自主音變、非自主音變

1.1 調查背景與目的

有關南京話的調查研究從 19 世紀中後期以來已經有了一百多年的歷史，至今方興未艾。然而就筆者所見，上個世紀末的調查材料，多偏重於老派南京話的調查，以《南京方言詞典》、《南京話音檔》等為代表。那麼建立在這些材料基礎上的對南京話所作的歷時研究，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來看，實際反映的時間下限約在 20 世紀中葉。在一定程度上，對最近二十年來南京話演變的研究顯得十分有價值，至今尚不見這一專題的單篇研究，所以對最新派南京話的調查具有典型的方言學與社會語言學的意義。這項工作可以填補南京話共時描寫與歷史比較的空白。

1.2 調查重點

這次調查可以看作是對鮑明燾 (1980) 調查的繼續，同時會考察 Coblin (1999) 所論的南京話的一些音變特徵在最新派中是否有新的變化。調查重點是若干個重要語音特徵項在最新派中的表現情況，共 18 小項，其中已經明確的語音項本文不再贅述，如撮口韻的有無；[e] 韻的讀法；[a、ai] 兩韻開齊問題；[e、ai] 兩韻的分混等，具體情況讀者可參看其文。本文側重的是那些能代表最新派南京話語音變化方向的特徵項，如下所示：

- (1) 聲母 n-、l- 的區分
- (2) 平翹舌音的區分
- (3) [a] 韻的特點
- (4) -n、-ŋ 尾韻的區分
 - ① [in] 與 [iŋ]；② [ən] 與 [eŋ]；③ [an] 與 [aŋ]
- (5) [un] 與 [oŋ]
- (6) 入聲韻與入聲調
- (7) 一些特殊的語音特徵
 - ① 尖團音區分的殘留；② 中古部分疑母字的聲母讀音

1.3 調查方法與對象

在調查的過程中，我們採用問卷與記音兩種方法。問卷與記音調查主要以 18 個語音項為參照設計，分單字音與語流音兩部分。單字音主要參考了鮑明燁等 1961 年的調查樣卷；語流音分辭彙卷與語句卷。實發問卷 50 份，排除非出生于南京的被調查人的問卷，有效樣本共 39 份，其中男生 26 份，女生 13 份。調查對象為高中二年級的學生，平均年齡為 17 歲，他們來自于南京的不同城區，對城區內部語音差別的反映並不明顯，發音合作人為 M8 (男生) 與 W6 (女生)，祖孫三代均為南京人。

1.4 最新派南京話音系

(1) 聲母：包括零聲母共 21 個

p	比兵	ph	破盆	m	媽滿	f	肥分	
t	大燈	th	他聽					l 弄龍
ts	阻准	tsh	鋤撐	s	所甥			
tʂ	直質	tʂh	赤叱	ʂ	十師	z	然讓	
k	姑光	kh	哭肯	x	哈還			
tɕ	幾金	tɕh	氣輕	ɕ	細心			
∅	襖安							

說明：

- ① 最新派已經有不少人能區分出 n-、l-。
- ② ts- 組與 tʂ- 組音最新派區分不同於老派音，¹ tʂ- 基本出現於 [ɿ, ʅ²] 韻前。
- ③ z- 母后接[ən]韻時，接近 z-，如“仍忍”等。
- ①②詳見第二節分析。

(2) 韻母：47 個

ɿ	次子						
ɿ	視尺						
ɛ	耳兒	i	比希	u	初助	y	雨須
a	巴傻	ia	家下	ua	花瓜		
ə	車擇	ie	爹些			ye	靴癢
o	河所						
ɛ	耐債			ue	外壞		
ɔ	巢腦	io	調要				
ei	非累			uei	惟位		
əu	愁瘦	iəu	流牛				
ã	班單			uã	歡還		
		iē	天硯			yē	宣元
aŋ	方上	iaŋ	祥娘	uaŋ	望亡		
ən	根燈	in	金輕	un	准溫	yn	雲群
oŋ	龍農	ioŋ	容雄				
ɿ [?]	直實	i [?]	一習	u [?]	木屋	y [?]	續局
a [?]	八搭	ia [?]	瞎甲	ua [?]	滑刮		
ə [?]	白賁						
o [?]	墨活	io [?]	腳藥	uo [?]	國郭		

¹ 本文的老派音主要參考鮑明燁 (1961, 1980) 和劉丹青 (1995, 1997) 的調查材料，無特殊情況，行文中不再另加說明。

說明：

- ① 老派音的 [ie、ie] 兩韻，最新派混為 [ie]，如“爹街”韻母相同，/e/ 的音值介於 /e/ 與 /e/ 之間。
 - ② 普通話的 [a] 韻老派為後 /a/，最新派為前 /a/。
 - ③ 普通話的 [au] 韻老派音有明顯的動程，最新派單元音化為 /ɔ/。
 - ④ [əu] 韻音值嚴式為 /əu/。
 - ⑤ [ei] 韻音值嚴式為 /ei/，動程較普通話 [ei] 韻稍短。
 - ⑥ 普通話 [an、an] 韻老派不分，最新派分 [ã] 與 [aŋ]，個別 [aŋ] 韻字已經是鼻化韻 [ã]，特別在語流音中，如“祥亡”等字。鼻尾沒有普通話那樣後，也可記作-n。
 - ⑦ 普通話 [ən、eŋ] 韻老派不分，最新派已經有不少人能區分，語流音中不分的趨勢仍占大多數。[in、iŋ] 韻與其基本相同。[ən] 韻有鼻化的產生，如“盆”讀作 [phã24]。
 - ⑧ 普通話 [un、oŋ] 韻老派分，最新派已有不分的現象，如“溫=翁”等。
 - ⑨ 最新派入聲韻的-ʔ尾較老派要弱很多，但緊喉動作仍然存在，語流音中相對明顯一些，我們用上標的“ʔ”來表示這種差別。老派的 [eʔ] 韻一律讀為 [ieʔ] 韻，如“迭切”等字；老派的 [ueʔ] 韻最新派讀作 [uoʔ] 韻，如“國郭”等。
- ②、⑥——⑨詳見第二節分析。
- (3) 聲調：5 個
陰平 41 陽平 24 上聲 11 去聲 33 入聲 55

二

2.1 聲母 n-、l- 的區分

老派音 n-、l-相混，l-佔優勢。在 39 份問卷中，n-、l-分佈情況有三種，即完全區分、完全不區分以及部分能分或不分的中間狀態。就單字音而言，最新派中三分之一的人對 n-、l-能正確區分，如“耐≠賴、腦≠老、南≠蘭、農≠龍、怒≠路”等；另有近三分之一完全不能區分；中間狀態約占另外的三分之一，如 M10 能分“腦老、泥離”，但卻不能分“耐賴、農龍”；而 W9 則能分“耐賴”，卻不能分“腦老”。語流音完全能分較單字音減少，後兩項則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如表 1 所示：

表 1 最新派南京話聲母 n-、l-分混表

n/l 項	完全區分		完全不區分		中間狀態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單字音	7	6	8	2	11	5
合計	13		10		16	
語流音	5	5	9	2	12	6
合計	10		11		18	

鮑明煒 (1980:242-243) 已經注意到當時的新派 (相當於現在的中派) 已有個別能區分 n-、l-的情況。相對而言，最新派對 n-、l-的區分明顯加強，也證實了鮑明煒先生的預言：n-、l-互分的趨勢將更加明顯。

兩位發音人對 n-、l-的區分表現出截然不同的結果，M8 完全不能區分，W6 則恰恰相反。但在他們的問卷中，M8 能區分“耐賴 腦老”等的不同，而 W6 則不能。實際記音與問卷調查產生相反的結果，表明最新派受普通話的影響比較大，在說南京話的同時，潛意識會用普通話的讀音來判斷。M8 就表示雖然在發音的時候感覺沒有什麼區別，可是心裏面認為有不同。因此我們可以判斷最新派對 n-、l-的區分仍然處在一個過渡階段。總的來說，近二十年

來 n- l-互分的情況已經越來越普遍，但還沒有最終形成如普通話使用人群那樣的音位對立。

2.2 平翹舌音的區分

老派除去中古莊組部分字讀 ts- 組聲母外，知、章組全都念 tʂ- 組；精組的洪音和多數細音都讀作 ts- 組。最新派對平翹舌的區分有相混的趨勢，且語流音中相混的程度要遠超過單字音，表明平翹舌的對立在最新派中正在逐漸消失。這種相混並不限於莊組與精組的不分，同樣也表現在知章組上，如“草=吵、掃=紹、猜=拆、子=紙”等。見表 2：

表 2：最新派南京話聲母 ts-、tʂ-分混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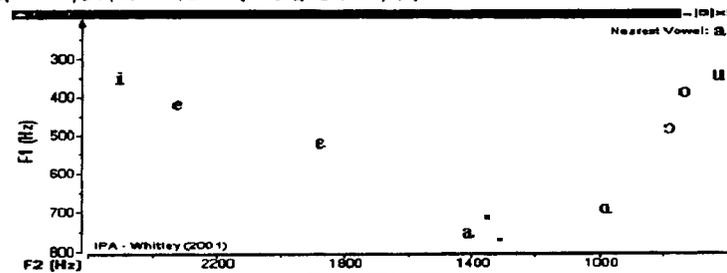
ts/tʂ 項	完全區分		完全不區分		中間狀態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單字音	15	6	1	1	8	6
合計	21		2		14	
語流音	5	5	3	1	17	6
合計	10		4		23	

發音人 M8 與老派音比較接近，除去莊組字，知章組大多都讀作 tʂ-組。W6 各組音中均有平翹舌相混的現象，知章組後接舌尖後元音的一律讀作 tʂ-組，反之則為 ts-組。這與劉丹青 (1995:6) 所述新派音相同，但有個別例外，如“師”M8 讀作 ʂ-，W6 讀作 s-；“生”M8 讀作 s-，而 W6 讀作 ʂ-。

2.3 [a] 韻的讀法

[a] 韻的讀法，老派音一般讀作 /a/，少數則保留更老的讀音 /ɒ/，趙元任 (1929) 的記音則全部為 /ɒ/，反映了 [ɒ] 韻前化的趨勢。M8、W6 的發音都表明了這種前化仍在繼續。我們對所調查的 13 個單字音進行了實驗分析，結果無一例外地表明主元音是 /a/ 而非 /ɑ/。與聲元音值也沒有直接關係，前接唇音聲母的 [a] 韻較舌尖聲母的稍後，處在 /a/ 與 /ɑ/ 之間，但更接近於 /a/。下面以 M8 所發“他 [tha41]”音節的 /a/ 音舌點陣圖試作說明，所用軟件為美國暑期學院語音分析軟件 SA，圖中黑點可以看出 /a/ 音的動程，右上角顯示元音的音值最接近於 /a/ 而非 /ɑ/。

圖 1：最新派“他”字元音舌點陣圖



2.4 -n、-ŋ 尾的區分

① [in] 與 [iŋ]

老派音 [in, iŋ] 不分，如“金=經”等，《概況》、鮑明燁 (1961, 1980) 記作 [iŋ]，《詞典》、《音檔》則記作 [in]。M8 與 W6 都不能區分，韻尾的讀音介於普通話的 [iŋ] 與 [in] 之間，劉丹青 (1997:59) 所涉及的新派音也是不分。但問卷的調查結果則表明最新派已經出現互分的情況。就語流音而言，能區分的遠少於單字音，不能區分仍占多數情況。如表 3 所示：

表 3：最新派南京話 [in、in] 韻分混表

in/in項	完全區分		完全不區分		中間狀態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單字音	9	5	12	2	5	6
合計	14		14		11	
語流音	3	4	12	5	11	4
合計	7		17		15	

② [ən] 與 [əŋ]

[ən] 與 [əŋ] 的情況與 [in、in] 比較接近，儘管老派音基本不分，但合口字則是比較穩定的 [ən]，如溫 [uən]、魂 [xuən] (鮑明燁 1961:5)。少數最新派完全可以區分它們的不同，處在中間狀態的為多數，反映了 [ən、əŋ] 在實際口語中相混的程度已弱於老派，鼻音成分比普通話 [əŋ] 要淺，又比 [ən] 深。與 [in、in] 項相比較而言，不分 [ən、əŋ] 的人數相對較少，尤其是單字音，應是元音的前後決定了這種差別。如表 4 所示：

表 4：最新派南京話 [ən、əŋ] 韻分混表

ən/əŋ項	完全區分		完全不區分		中間狀態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單字音	10	5	4	2	12	6
合計	15		6		18	
語流音	3	3	11	53	12	6
合計	6		14		19	

③ [an] 與 [a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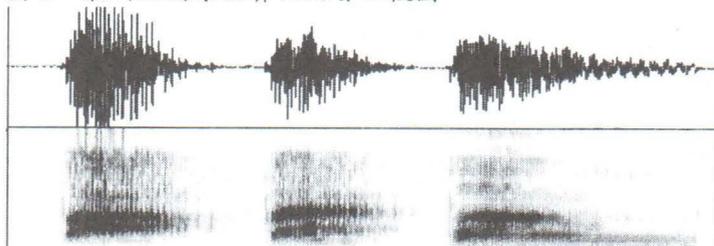
老派音 [an、aŋ] 不分，記作 [aŋ] 但主元音鼻化色彩很明顯。《概況》鮑明燁 (1961, 1980) 的記音為 [ã]，《詞典》、《音檔》均記作 [aŋ]。有意思的是，最新派大多數能區分 [an] 與 [aŋ] 的不同，形成 [ã] 與 [aŋ] 的對立，/an/ 為鼻化韻，可參看下圖 2。統計結果見表 5：

表 5：最新派南京話 [an、aŋ] 韻分混表

an/aŋ項	完全區分		完全不區分		中間狀態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單字音	17	11	2	1	7	1
合計	28		3		8	
語流音	12	12	5	0	10	2
合計	22		5		12	

圖 2 中依次表示 [pa、pã、pan] 三種音節的語圖表現，前兩者為 M8 的發音，後為我們所錄的普通話的讀音。最新派的 [pã] 與 [pa] 相似在於沒有明顯的後渡音，而其元音的 F1 與 F2 則與 [pan] 近，又表現出鼻化對元音共振峰的影響。這些都符合鼻化元音的特徵，因此 [an] 韻最新派的讀音應記作 [ã]。

圖 2：最新派南京話鼻化元音比較圖



2.5 [un] 與 [oŋ]

老派音能明確區分 [un] 與 [oŋ] 韻，如“村≠聰、蹲≠東”等。最新派的單字音與語流音卻已經出現不能區分的情況，如“溫=翁”等。完全能分在單字音中占絕對優勢，但在語流音中已經減少了很多，中間狀態表現正在加強。這種變化在以往的調查研究中尚沒有出現過，應是最近二十年才出現的音變現象。如表 6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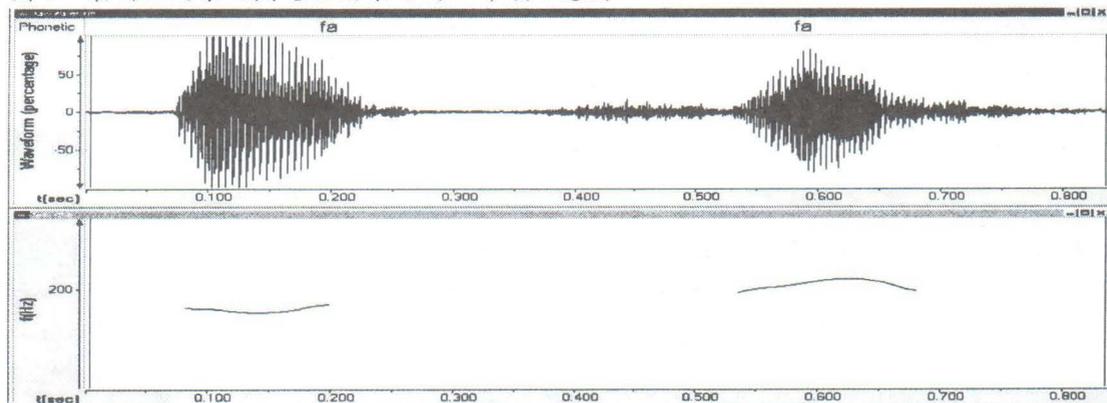
表 6：最新派南京話 [un、oŋ] 分混表

un/oŋ項	完全區分		完全不區分		中間狀態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單字音	17	11	1	1	8	1
合計	28		2		9	
語流音	12	7	4	2	10	4
合計	19		6		14	

2.6 入聲韻與入聲調

中古入聲韻在老派中演變為單一的喉塞尾韻；且以 [ɿʔ] 韻而區別于周邊的江淮官話，是南京話最顯著的語音特點。從 M8 與 W6 的發音來看，最新派入聲韻的喉塞尾多數不明顯，且讀入陰聲韻的現象也有較多的出現，如最有特點的 [ɿʔ] 韻，“直植實擲失石十”等字保留入聲韻的特點，但“質執汁織尺赤室適釋”等字則混入陰聲韻，調值同去聲調的 33。入聲音節沒有老派那樣急促，但又沒有陰聲韻那樣舒緩；主元音相對陰聲韻緊而短。篇幅關係，我們以 [a] 類入聲韻為代表試說明兩派的不同，如圖 3 所示：

圖 3：最新派南京話與老派南京話的入聲韻示意圖



注：圖中前面的 [fa] 為最新派 M8 的發音，後面為《音檔》所錄的老派音。

老派音一般記作高短調的 5，如《概況》、《音檔》等。我們曾對 M8 所有的入聲調進行過

分析和統計，多數調型呈降升的曲折走向。有些基頻曲線的前端與後端都帶有彎頭部分，前端比較明顯，後端的降幅較小。下面用 Praat 來檢測最新派的調值，以“法 [fa55]”為例，分兩步進行：

- ① 在基頻曲線上從左往右截取最高頻率與最低頻率點，依次是 192Hz, 178Hz, 187Hz。
- ② 將所有基頻點的頻率都調整為 180Hz。

對比聽音以後，調整後的聲調與調整前的在聽覺上沒有差別。最新派南京話的入聲調值仍應記作高平調，比老派調值稍長一些，比 55 又短一些，我們用 55 來表示。這些彎頭段是聲調的羨餘部分，沒有區別意義。林茂燦 (1965) 認為彎頭段的發聲可能是因為聲帶運動的慣性作用等因素所引起，因而人們在聽字音時不容易感覺到它們的存在。²朱曉農 (2005) 的觀點是因入聲韻較陰聲韻短，前端下降部分更容易受到聲母的影響；後端的彎頭段則是因為喉塞尾在關閉時對基頻產生的干擾所致。圖 3 表明在 M8 的發音中，這種後降段特徵遠沒有老派音那樣突出，這就說明了最新派 -ʔ 尾成份已經很弱。但並不能就認為最新派的入聲韻尾已經消失，因為基頻線中間的區別段往往是略升的狀態，這是緊喉作用的結果，說明最新派入聲韻的喉部關閉動作仍然存在。本文用上標的“ʔ”來表示這一差別。

2.7 一些特殊的語音特徵

① 尖團音區分的殘留

在以往的調查材料中，老派音一律分尖團，新派一律不分，如“齊奇、妻欺”等。最新派自然也不會例外。這次調查的目的是想瞭解最新派中是否仍有個別尖團互分現象的殘留。如“去”字，劉丹青 (1995:8) 記錄的新派只保留文讀音。而我們的調查結果顯示，“去”的白讀在最新派中仍有殘留，如 M4、M17、M11 都認為“去趣”聲母不同，並且 M4、M17 明確注明了“去”的聲母為 kh-。

② 中古部分疑母字的聲母讀音

中古疑母字在老派音中部分字讀為 l- 母，如“仰研牛逆”等，“仰”字在各種記音中均讀作 l- 聲母。最新派中除去 M4、M10 仍讀作 l- 母，其餘均為零聲母，反映出這種疑母的零化現象仍在繼續，又如“孽”字 M16 讀作零聲母。但同時也存在音變滯後的現象，如“研”字，老派已經有讀零聲母現象，但 W13、M23 卻讀成了 l- 母。

③ 其他語音特徵

我們實際調查的 18 項語音特徵中，有些在前人的研究中已經有定論，如尖團的不分、撮口呼的完成以及普通話 [ie] 韻老派讀為 [e] 韻的徹底消失等等，最新派都沒有表現出新的不同的特徵。這裏補充說明幾個比較特殊的語音特徵的保留與否。除去上述的“去”字白讀，有些中古邪母字在老派音中會塞擦化，如“隨、徐、詳、祥”等。這一特點在最新派中的單字音中完全消失，只有個別字在語流音中得到模糊的殘留，如“詳細”，M8 的第一次發音為 tʃh-，而隨之改為 ʃ-，並解釋塞擦不明顯，口語中很少出現。又如老派音中“類累”[luəi] 的合口讀音，最新派已經完全變成開口了。

三

上述各項的語音特徵反映出了最新派南京話的兩種音變方式，一種是外部的非自主音變，一種是內部的自主音變。

非自主音變來自於外部因素的影響，從所有的音變項來看，非自主音變的情況更為明顯，最典型的代表是 n-、l- 的互分，表明了最新派南京話向普通話靠近的趨勢相當明顯，這種趨勢的變化速度超過了以往的任何階段。我們對所調查對象的普通話情況曾作出過相關的統計，見下表：

² 引自吳宗濟、林茂燦 (1989:157-158)。

表 6 普通話水準自我鑒定表

	很好	好	一般	不好
人數	8	20	11	0
百分比	20%	51%	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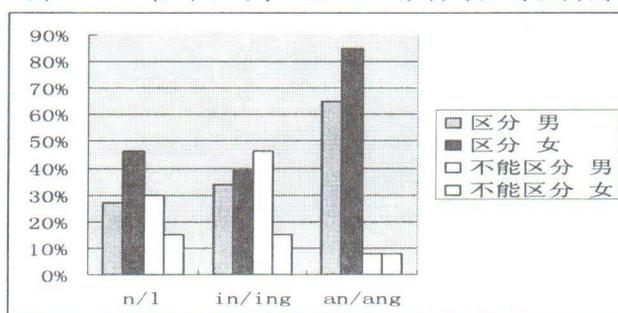
表 7 普通話與南京話使用情況表

在家說什麼話			在學校說什麼話		
普通話	南京話	都說	普通話	南京話	都說
15	19	5	20	6	13
38%	49%	13%	51%	15%	34%

20 世紀 80 年代以後，科技與經濟的發展，傳媒手段的日新月異，普通話對中心城市的影響要遠遠超過 80 年代以前。80 年代出生於中心城市的年輕人，普遍都能說一口標準的普通話。把表 7 中兩項百分比的各小項平均一下，普通話使用率為 44.5%，南京話為 32%，說明普通話的使用較南京話更為普遍，最新派都以能說標準的普通話而榮。近二十多年來，普通話對最新派的影響使得老派南京話的語音特徵迅速地走向消失。

這種影響往往會表現出一定的社會語言學意義，如性別差異所表現出的影響程度不一。從幾項向普通話靠近的語音特徵來看，女生更容易受到普通話的影響，男生則比女生更多得保留了南京話原有的特點。如圖 4 所示：

圖 4 最新派南京話三個語音項的性別差異圖



在調查過程中，我們也深刻地感受到這種影響在單字音與語流音上的表現有一定的差異，如下表：

表 8 四個語音項的單字音與語流音的分類統計表

語音專案	語音類型	完全分	完全不分	中間狀態
n 與 l	單字音	33%	26%	41%
	語流音	26%	28%	46%
in 與 in̩	單字音	36%	36%	28%
	語流音	18%	44%	38%
ən 與 əŋ	單字音	38%	15%	47%
	語流音	15%	36%	49%
an 與 aŋ	單字音	72%	8%	20%
	語流音	56%	13%	31%

各項的百分比顯示，受普通話影響的語音現象在語流音中所占的比例要小於單字音，而保守的現象則相反，這些都表明了普通話的影響在單字音上的反映要明顯強於語流音，語流音更真實地代表了最新派南京話的語音特點。

自主音變是南京話內部的自然音變趨勢，有些與江淮官話共同的音變特徵相合。最典型代表是最新派對 [ts] 與 [tʂ] 的不分上。老派絕大多數能明確區分平翹舌的不同，但最新派中能完全區分平翹舌的人數正在銳減。從所調查對象的語言運用情況看，最新派不分的情況受到以往移民影響的可能性並不大。往往父輩來自於外地的家庭中，使用的語言多半是普通話，甚至有些父輩土生土長于南京的家庭也不例外，如 W4, M26, M20, M19, M16, M13 等。正如鮑明煒 (1980) 所言，五十年代以前，南京話受外地因素的影響主要來自于蘇北和皖北的移民，五十年代以後的影響源則是普通話。這種轉變說明八十年代以後，蘇北與皖北江淮官話對南京市區話的影響力已經處於相當弱勢的地位。最新派平翹舌音的不分，是江淮官話區域內音變趨勢的表現。

參考文獻

- 江蘇省和上海市方言調查組. 1960. 《江蘇省和上海市方言概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南京大學中文系方言調查組. 1961. 《南京方言中幾個問題的調查》，《方言與普通話集刊》第 8 本。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 鮑明煒. 1980. 〈六十年來南京方音向普通話靠近情況的考察〉，《中國語文》4:241-245。
- 鮑明煒. 1986. 〈南京方言歷史演變初探〉，《語言研究集刊》。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陳章太、李行健主編. 1996. 《普通話基礎方言基本詞彙集》北京：語文出版社。
- 劉丹青. 1995. 《南京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劉丹青. 1997. 《南京話音檔》。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孫華先. 2001. 〈南京方言的輕聲和入聲〉，《江蘇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67-68。
- 吳宗濟、林茂燦主編. 1989. 《實驗語音學概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朱曉農. 2005. 《上海聲調實驗錄》。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Coblin, W. South. 1999. Contact, Drift, and Convergence in Nanking Guanhua. 《漢語史研究集刊》2:379-425。